

儿时上学路

□庄素娟

遥想我们当年上学时,无论刮风下雨,上下学都是自己步行。每当放学铃声响起,早已饿得前胸贴后背的我们就背着小书包,像刚出笼的鸟儿,出了校门往家的方向“飞”,眼睛像“变色龙”似的,三百六十度无死角地搜寻路边一切能充饥的吃食。

春天,县政府后面的养鱼塘边上,家属区栽的一小块一小块过冬青菜,在春风春雨的滋润下,慢慢冒出青青的嫩薹,那可是我们的美食之一。

每次走到那,趁人不备时便掐一根脆生生、甜滋滋的菜薹,边走边吃,等过了养鱼塘,手里的一根菜薹也快吃完了。再沿着鱼塘边的小路,来到气象局院子里扯下一把茅荽,嘴里嚼着,含有青草味,边吃边往回走。

过了四月,这一路段的吃食再无可觅。我们便会绕道到响灌路那边,那儿有几棵洋槐树。五月正是槐花盛开的季节。都说“跟着蜜蜂找花朵,闻着花香寻美食。”我们一群小伙伴,远远就被槐香勾引过来了。

你看,“孙猴子”(同学绰号)三下两绕地就爬站到树杈上了。看着开满串串槐花的树枝,手臂却不够长,只好双手抱住树干,伸出一只脚,用脚尖踩着树枝,把那槐树枝压得低低的,让站在地上的我们伸手就够着。于是,我们顾不上被槐树枝上的芒针扎破的刺痛,扯住一根树枝匆匆地把槐花捋下来放书包里,慌忙中还不忘用手捋一把,放进嘴里,美美地享受槐花的香甜。

上小学那会,校园南墙外是大块大块的良田,田头是一条南北流淌的小河,家住南边的孩子,上下学就顺着小河边走。

一到秋天,我们家住学校北边的孩子上下学的几条路上很难觅得吃食。于是,我们几个北路队的孩子放学时,总会找出若干理由站南路队走。出了校门那就是我们觅食的大好时机了。

一种形似“小喇叭”的野生植物,生命力极其顽强,田间、地头、河边、小树林,到处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。“小喇叭”结出的果实,与葡萄差不多大,我们称之为“喇叭蛋子”。成熟了的“喇叭蛋子”是黄色的,摘下来,放在手里搓揉,时间不长,满手就会有淡淡的瓜香,沁人心脾。将柔软的“喇叭蛋子”放到嘴里轻轻一咬,淡淡的香味立刻在唇齿间弥漫开来。这种“喇叭蛋子”是我们童年常见的一种“野瓜”。

还有一种野果,吃完嘴唇、牙齿会乌黑发紫,我们叫它“乌端端”。有时,我们利用课间偷偷溜出校园去摘吃,每次都被那急促的上课铃声催回校园。慌忙中,有的小伙伴吃完没来得及擦嘴巴,就急急忙忙地往教室跑,被老师围堵在教室门口,他们便睁着眼睛编造各种“瞎话”,却总被老师一眼识破。

小时候,还有好多值得回味的“糗事”。有同学偷拔蔬菜队萝卜被菜农发现追到学校;有同学拔了人家山芋藤,想刨山芋吃被抓个正着,被人家用山芋藤挂在脖子上扭送到教室;有同学爬上人家小屋偷吃晒在上面的熟山芋干,不小心滑下来,砸碎人家放在下面的花盆……

尘封起儿时那条上学路,让光阴的故事在记忆的长河里久弥香。



甜味簇拥的童年

□邹娟娟

小时候的早春,我见母亲薅草,学着掀起河滩的草。嘿!根须白嫩,有泥土的清香。衣角蹭两下,尝尝,甜津津的。干脆躺下尽情嚼。母亲瞧见,笑眯眯地摇头。

对家境贫寒的小馋猫来说,草根遍地有,既可享受甜甜的畅快,亦可与昆虫为伍,做荡漾于田野的小舟。阳光再灿烂些,沾着露珠的茅针,是珍品!美丽的梭针形状,嵌在狭长叶片中。我喜欢那种紫

红外衣的茅针,肉敦厚甜润,可饱腹。不多久,花全开了。似锦如霞,铺满大地。我钻进花丛中,嗅嗅这朵,尝

尝那朵。花蕊娇俏,甘甜似梦。我想用小小的玻璃瓶守住甜蜜的梦,学着蜜蜂一朵朵采撷。

光阴流转至夏,母亲常整日在地里劳作。我给她送饭,顺便在路边摘桑葚。橙红的、青黄的,在枝丫下面,紫色的在顶端。我用长棒甩,抱树摇,一番猛力操作,那些红橙青紫纷纷落下,像下了一场彩雨。果儿溅在我的发梢、脖颈、衣角上,麻利捡,满载而归。

桃子出青,枇杷成簇,母亲把瓜秧移栽到树旁的菜地,米粒大的甜秆儿种了好几排。它们见风长,夏日的火热如同奋进的号角,催促成长的脚步。开花,结果,菜地的变化处处有惊喜。

盛夏来临,瓜熟蒂落。水瓜、香瓜、西瓜,纷纷成熟。用井水浸泡,切片装盆,或爽口清甜,或馥郁软糯。不论是炽热的晌午,还是星月伴凉风的夜晚,只要有瓜,绝对乐哈哈。全家开动,同赴甜蜜之约。

轮到甜秆儿出场了!吸足天地精华,穗满籽黑,根茎挺立。晨露干透后,母亲拿镰刀割。咔嚓咔嚓,一根,又一根。我跟在后面抱起一大堆,连拖带拉,运到院中。母亲又切去顶部的穗,按节分为若干段。吃的时候,只要咬住一头,用牙齿撕去硬皮即可。里面的茎肉,颜色虽淡,汁水十足,甜而不腻。我喜欢左右开弓地吃,把嚼过的渣吐在蚂蚁洞旁,看小蚂蚁在“崇山峻岭”间攀爬、运输。

入秋,土地的馈赠愈发丰厚。成熟的玉米、花生、南瓜,水煮后可当主食。红薯洗净可生食,也可煮着吃,或者晒成干。秋天干草多,我和小伙伴们把红薯放草堆烧,火尽刨出,浓郁的甜香扑面而来!

冬天,适合收藏。萝卜、炒瓜仁、爆米花、香酥果……我们随意抓一把,走着吃,跑着吃。村庄的上空飘逸着甜丝丝的味道。

童年的甜味簇拥着我,萦绕四季,让我怀念至今。

美好的遥想

□邹凤岭

清晨,阳光明媚,漫步校园。一曲动人的童声合唱《妈妈的话》,唤回了我的童年向往。

放飞遥想的翅膀,常常在夜晚。太阳下了山,晚霞渐渐褪去,星星在天空眨着眼睛,月亮挂在树梢上,撒下银色的光。童年的好奇心,让我“打破砂锅问到底”,问那月亮离我们到底有多远?母亲笑而不语。

有一天,传来大洋彼岸的信息,说宇航员爬上了月亮。月亮上没有树,没有水,更没有人。月亮上只有石头,有秃山和沟壑。他们还从月亮上带回一块冰冷的不好看的石头,自傲地拿给地球上的人看,似乎在说:“月亮就是这个样子的。”

彼岸人说的话,难道会破灭

一个千年美好的遥想?在母亲的心底里,深信月宫童话故事的纯真。她说,早在远古时,我们的祖先就发现并教会了我们通往月亮的最佳方法,是用一根井绳去测量。

月亮离我们有多远?不远,就三米井绳那么远。小时候,看到父亲来到水井边,静下心,月亮就在水井里。父亲将三米长的井绳伸到井里打满两桶井水,两个月亮就在水桶里,一担挑起了两个月亮。月亮上有什么?嫦娥住在月寒宫,吴刚伐桂不停息,有玉兔、金蟾相伴不孤独,月亮是神仙居住的好地方。母亲说,她的故事是从外祖母那里听来的。

对于大洋彼岸的说辞,父亲更是不屑一顾,固执地坚持自己的看法,他用自己的方法,一辈子与月打交道,用那井绳,到

水井里打捞了一辈子月亮,心存一辈子美好的遥想。

童话的神奇,总是超出常人的想象。自从盘古开天地,童话故事相伴孩子们的童真与成长。小时候,跟着母亲下田地,脚下满地的小草,青山绿水在远方。大地为何如此神奇?母亲说,这绿色小草是盘古的毛发生成的。神话故事里说,力大无比的盘古,用身体立于地,撑起了天。直到有一天,盘古老了,轰然倒下却没有死。他的头与四肢变成了五岳,眼睛变成了日月,毛发变成了草木,血管变成了江河。

美好的遥想,是对美好未来的向往,更是一种精神依托。梦回童年的过往,乘着遥想的翅膀,飞翔向远方。

小杏树

□张晓燕

很多年前,我所在的小小村庄前村后遍植杏树,而每家院子里或家门

口也都能看到杏树的影子。我家也有两棵,一棵靠近大门,叫“苹果香”,是因杏的个头比较大,可以和苹果相媲美;一棵在院子中央,名唤“干哑碗”,是因杏可以一瓣两半,清清爽爽,绝不

会拖丝流汁。每年春天,我们村子里杏花烂漫,甜香四溢,自不必说。对于我们孩子而言,比起看杏花,更热衷于另一件事,那就是满天满地找小杏树。杏子成熟的季节,村里人都是随摘随吃,吃过后莫不是把杏核随手一丢,所以来年春天,地上冒出来的小杏树

随处可见。而找到这些小杏树,再挪到家里,是我们这些小孩最喜欢的事儿了。

一场细细的春雨过后,空气清新宜人,土地湿润松软,这正是找杏树的最好时光。我们三五成群,徘徊于树下,流连于地头,谁先看到嫩嫩的小杏苗,便会发出一声喜悦的呼喊:“这里有一棵。”有的小杏树茎杆很长,如果有人挖到了,我们便笑道:“你这个是高腿郎。”有一种野草和杏树长得特别像,几乎能乱真,有时候找了许久杏树,一棵都没有找到,忽然看到它,一阵狂喜,急忙挖出来时,却发现根上没有杏仁,才知自己认错了。

发现杏树后,用随身带的小铲子小心翼翼地挖出来,得保证它的根是完整的,更不能碰掉它

根部的两瓣杏仁。杏仁脱落掉污黑的外壳,粉粉嫩嫩,像初生婴儿的小脸。如果碰掉了杏仁,杏树是不可能成活的。

挖出杏树后,用周围的湿土把根部密密包好,攥成一个小圆球,拿回家种在院子里,一开始还殷勤地浇水照看,后来便忙去寻找新的小杏树,把它抛到脑后了。挪回家的杏树多半不能成活,我们的乐趣只在于寻找,再说,春天还会来,还会有很多小杏树冒出来呢。那时的我,总以为这样的时光是过不完的。

“怅然回忆家乡乐,抱瓮何时更养花”,春风吹过了一年又一年,早已离开小村的我虽然能看到杏花,甚至还能看到初生的小杏树,但那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,却再也找不回来了。